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作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作他们的神。

——启示录 21:3 和合本

迦南书集选译

护教学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16

《基督教与人》

原著：米诺特-贾德森-萨维奇

原著出版日期：1875年

《基督教与人》

米诺特-贾德森-萨维奇

James R. Osgood, 1875 - Apologetics -

==========

==========

==========

==========

==========

前言

这本小册子诞生于怀疑和冲突之中。作者十三岁时加入教会。从那时起，他就在现代怀疑论的整个阵地上奋战，与怀疑论的阴影和事实展开了殊死较量。他发现无法安于传统，不得不寻求合理的立足点。

除了他个人对安息的渴望之外，这种冲突还有一个刺激因素。他试图帮助他人。在这样的尝试中，他发现自己有必要知道一条能让自己满意的道路，沿着这条道路，他可以指点或引领其他天路

者的脚步。

他并不满足于帮助那些在理智上得到满足、只需要行动动力的人。他发现有很多人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原因很简单，他们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他还了解到，对怀疑论问题的普通回答不足以说服怀疑论者，因为这些回答未能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

在接下来的思想大纲中，他为自己的双脚铺设了一条看似坚实的道路；他只希望，在那些可能选择跟随他的人的脚下，这条道路能有上帝坚实大地的感觉。

如果论证有什么价值，读者可以将一半的功劳归于我的兄弟 W. H. 萨维奇牧师，他帮助我进行了思考。至于执行过程中的错误，则完全归咎于我。

密苏里州汉尼拔，1873年2月

==========

==========

==========

==========

第 I 部分.

人的原则

==========

第 I 章.

人的因素

要想知道一个真正的人是怎样炼成的，只需要观察他的各个部分和能力，想象它们完全发育、没有退化、排列正确、相互之间关系和谐。所有这些都是必要的，仅此而已。如果有任何错误或邪恶存在，那一定是由于缺少了其中之一。

那就理所当然地，让我们通过观察构成人的不同主要元素，看看真正的人是什么样的。

首先，也是最明显的一点，人是一种有形的存在，一种动物。就像一座巨大的金字塔，虽然它的顶峰早早地就捕捉到了天堂的光芒，虽然它周围云雾缭绕，似乎与群星为伴，但它的底座却在尘埃之中。

作为动物，他应该是一个完美的身体（肉体）；这似乎是一个自然而真实的结论；然而，它并非总是如此，这一点从过去不同时期关于身体的奇怪而相互矛盾的理论中可以看出。

在某些时期，在某些民族中，物质被视为神性；身体的对称、威严和美丽成为神性的最高类型；天堂本身也充满了神灵的身体，他们的神权不过是不朽的完美肉体。

此外，整个时代和文明的特点都是认为邪恶的本质在于物质，人类走向完美的道路在于身体的压抑和消亡。

希腊的伯里克利时代或许代表了上述一种理论（前者，即推崇身体、肉体的神性与完美），而欧洲的修道院时代则代表了另一种理论（后者，即强调身体、肉体的罪恶）。

但这两种说法都与事实不完全一致。如果人是比动物更高级的东西，那么其中一个（前者，即推崇肉体的神性与完美）就不可能是真的。另一种（后者，即强调身体本身的本质内在性罪恶）肯定也不是正确的，除非造物的力量在相互争斗，或者最高的力量是邪恶的。

那么身体就是好的。它应该得到对称、平衡的发展和利用。它是

整个人类的圣地、载体和工具。通过它，人与物质世界建立起关系。因为通过它，整个表达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合适，所以完美的身体生活是完美之人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人也是智慧的存在。作为这样一种存在，他的目的就是真理。因此，作为真理追求者的完美就是作为智力存在者的完美。这就要求开发和训练人的所有智力，使其发挥最大可能的力量。

这种能力是健康训练的结果，除此之外，还应培养严格的公正性。一双近视的眼睛除非能看到事物的本来面目，否则就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如果正确的线条看起来是弯曲的，如果方形的表面看起来是圆形的，如果颜色是模糊和变化的，那么视觉的奇妙敏锐性只会扩大自我混乱的范围。

健康的智力所要求的永远是真理，而不是主观希望，不是恐惧，不是愿望。在其适当的范围内，按照其适当的方法，智力除了是一台不可阻挡的逻辑机器之外，无权成为任何其他东西。因为真理是最困难的努力目标，所以保持头脑平衡以获取证据就成了神圣的职责。有些真理并不是通过逻辑理解得出的，因此逻辑理解无权对其进行谴责。但是，在其合法的领域内，除了事实和证据之外，智力无权接受任何其他东西的指导。只要一件事情是可以被理解和证明的，那么怀疑就对一个人具有道德约束力（即，怀疑一件能够被理解和证明的事情，是不道德的）。但是，大多数

人的思想都是由诚实地搜寻证据来决定的，而不是由几乎任何其他东西来决定的。就像不公平的天平，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它们都没有任何价值。

情感是人的另一个基本要素。正是情感将人与他人联系在一起，使人成为社会人。

既然他所爱的对象必须对他自己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力，那么最重要的是，他应该训练自己只爱最高尚和最好的东西。但同样重要的是，爱的能力应通过自身的锻炼得到发展，以完善整个人，而人本身也应从所爱的对象中受益，因此，他的自我奉献应广泛而自由地面向所有人，无论其民族、信仰、阶级或性格如何。因为阳光不会因为照耀在阴沟里而被玷污。它（阳光）从鹅卵石和碎玻璃中熠熠生辉，展现出自身光辉的新面貌。因此人的心灵只有通过向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发出真诚的爱，才能变得更加高尚和纯洁。

爱的真正对象和灵感来自于上帝。在没有其他东西（动机）的情况下，爱的能力才能得到锻炼。责任感不能产生爱。恐惧不能产生爱。责任感、恐惧感或强迫感都可能驱使嗅觉、或使耳朵在令人不快的声音中发现音乐。然而，只有在完美的爱中，心灵才能真正得到最大的发挥。

再说一遍，人类一直以来都在无处不在地表现出宗教能力的存在和力量。无论多么原始，无论以何种怪诞的形式出现，这种“宗教能力”作为一种事实显现出来，作为一种力量被感受到。也许没有其他力量能如此塑造社会，如此造就和摧毁政府，如此主宰世界。

这种宗教能力假定有一种或多种力量凌驾于人类之上，而人类必须效忠于这种力量。它承认这种力量是人类命运的仲裁者。

它还假定存在最终的对与错，并将其作为道德行为的法则。

它还以惊人的一致性将对未来生活的期待与自身联系在一起，并使之（即对未来生活的期待）紧接着今生的条件与人的当前事业息息相关。

那么，这些身体、智力、道德、情感和宗教能力，这些都是我们当前需要注意的、重要的、人的因素（人的组成部分）。

请注意。我们并没有声称这种对人的四重划分具有任何科学价值。这只是为了方便起见。这个论点在任何其他划分方式下都同样适用；或者说，在没有任何划分方式的情况下也同样适用。

==========

==========

==========

==========

==========

==========

==========

==========

==========

===

第 II 章.

和谐因素。

身体、思想、心灵、精神，我们发现这些都是人类实际存在的因素。或者说，用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说法，人维持着身体、精神、情感和宗教关系。人的各种能力构成了他与这些关系的契合点。但是，除非正确地组合和配比，否则这些能力无法造就一个真正的人，就像树根、树干、枝桠和树叶造就一棵树一样，——如果树根在空中，或其中一根枝桠比树干大的话，这就不成为树了。关系和比例与造就人的基本要素本身一样重要。一个人可能有手、脚、眼睛、鼻子、耳朵和其他器官，每一个本身都是完美无缺的，但他却是一个怪物。让一只眼睛比另一只大一倍，鼻子像大象的

树干，一只手的手指有六英寸长；每只手指都可能像贝尔维德的阿波罗的四肢一样美丽，但各部分的美会因畸形的比例失调而消失。

因此，真正的人不仅要求具备人的所有部分，并将所有这些部分发展到各自的完美境界，而且同样迫切地要求它们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还有一点同样重要，那就是它们（人的那些组成部分或因素）的等级。根据其中一个或另一个占据领导地位，就会产生不同的人类、哲学和宗教。如果其中一方的发展或控制不成比例，人类的和谐就会消失。过去世界的失败就发生在这里。这就是缺乏平衡。

当人的身体（肉体）在人的整体生命中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时，就会产生感官（肉欲）主义。这是最严重的错误。就像尤利西斯的同伴们在西尔塞的宫殿里蜕变成猪一样。不仅宗教本性堕落，智力也被扭曲，心灵也被玷污。整个人都在耻辱的泥潭中失去了光彩。保罗所说的〝属肉体血气的人〞既是（偶像假神之）宗教的创造者，也是（偶像假神之）宗教的产物。他（这样的属肉体血气的人）创造了（属世的）哲学，也败坏了哲学。他（属肉体血气之人）将国家和文明带入了世界上有史以来最低级的堕落。

那么，就让身体（肉体）拥有属于它（本来应有）的位置吧（即，

人应当是属灵的，而不是属肉体血气的）；但不要采用那种建筑风格--世界道德史上只有这种建筑风格是如此荒诞无稽，以至于出现了将泥坯置于庙宇顶石之上的样式（即，使肉体成为主人，而使灵魂成为属肉体血气的奴隶）。

智力也可以裁定真正的人的结构。不具备智力的人，其价值微乎其微；而只具备智力的人，其价值也不会高到哪里去。逻辑理解力有它的位置，而且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位置。但在真正的人格中，决不允许它篡夺它不能、也不应该占据的位置。如果逻辑思维削弱、或矮化了情感天性（与信仰），就会使一个人变得生硬而缺乏吸引力。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机器，可以加工出某些形式的真理，但作为一个人，他是一个差劲的标本，他只适合在某些（与人格无关的）部门寻求和发现真理。如果它妄想在精神（即属灵）问题上教条化，它可能只会成为错误的指南。它在这里超出了自己的范围，就像眼睛试图批评交响乐一样。

智力在其应有的范围内创造了奇迹。它构建了崇高的哲学和奇妙的科学。但若离开了自己的领域，它就像渺小的手一样对山顶和星空指手画脚，教条主义。

在这些人格的组成部分（身体、思想、心灵、精神）中，心灵的情感比人的其他因素更重要，这种组成部分并不常见，或者说，无论如何都不像其他类型的组成部分那样引人注目。但它（情感）

所产生的人格仍然是片面和不完整的。它不像感性主义（肉体主义）那样堕落。它不像知性主义（仅有逻辑思维）那样坚硬或傲慢。相反，它（情感）是片面的、软弱的，它不是有目的、有预谋地做不公正的事，而是由于道德上的无能，无法在冲动和倾向（喜好、爱憎好恶）的洪流中坚持正确的方向。

从某种意义上说，心灵的确应该主宰一切。但它应该通过对正确的清醒认识和对正确（真理、信仰）的不懈追求来主宰一切。如果忽视了这一点，为了某些次要的感情对象而进行控制，那么这个人就会被扭曲，从他应有的地位上降格，成为一个不适合与最高者（上帝）结盟的人。

热衷于抬高宗教能力，而对其他人格因素（身体、思想、心灵）抱有偏见和漠视的人，在某些方面比其他任何类型的人都要糟糕。它有着最可怕的动机，有着巨大的控制力。它鄙视和贬低肉体，脱离事实的锚地。它蔑视理性之舵的指引，闪烁着历史的岬角之光，航行在〝飞翔的荷兰人〞号上，没有确定的起点，也没有确定的终点。它错把暮色中的云影，或幻想中的浮光掠影，当作真实世界的事实和生命，驶向无人区，停泊在雾滩上。为了顺从它所认为的上天的旨意，它压碎了心灵，变得残酷无情。他是法利赛人，自以为能抢先上天，鄙视他人。作为偏执狂，他受到自由主义者的蔑视。作为一个狂热分子，他把所有不能透过他的眼镜看问题的人都视为异端。作为一个传统主义者，他生来就有自己

的信仰和解释，他冷静地无视事实，直到科学和进步把他绊倒。即便如此，他仍然视这些事实为无礼之举，并怀疑上帝创造的任何东西都不符合他的体系。

因此，真正的人格并不在于对（上述各组成人格的所有部分：身体、思想、心灵、精神灵魂）其中任何一项的支配，而忽视或贬低另一项。真正的人格在于正确地发展和排列它们。人应该是一座金字塔，身体是塔基，宗教能力是塔尖，心和脑介于两者之间。

身体必须受理性的支配。理智也必须制约和指导心灵和精神灵魂的行动，尽管它们（心灵和灵魂）在最高范围和用途上都比理智优越。一个完整的身体，一个清晰、强大、敏捷的智力，一颗热爱最美好事物的心灵和灵魂，整个人向上看，追求绝对的正确（真理），这一切造就了一个人的所有品质。

==========

==========

==========

==========

==========

==========

==========

==========

==========

第 III 章.

宗教是与众不同的因素。

无论人是什么，无论他是什么，他都是一种动物；当我们追溯生命的上升等级时，我们会发现他处于顶峰。由于他包含并完善了他以下的所有生命形式，因此，他在所有生命形式中居于首位。但是，我们关心的并不是他的动物性这一事实，我们想知道的是他是否还具有更多的东西。

如果我们把宗教能力放在一边，我们就会发现他与他下面的生物（动植物）的区别不在于种类的不同，而只在于程度的高低；也就是说，他在与动物共同拥有的能力之外，并没有增加新的能力，而只是在动物能力的基础上增加了高度发达的程度而已。动物会思考、记忆、想象、推理、希望和恐惧。而人类在所有这些方面的能力都更强。唯一能与这一说法相提并论的是，人能够构思和表达抽象的观念，而据我们所知，动物却不能。例如，狗很容易区分圆形物体和方形物体，或者区分红色物体和黑色物体。但是，我们没有证据表明，除了对于表现出这些特性的物体之外，狗对方或圆、红或黑有任何概念。但是，这种抽象能力并不是一种（在

本质上与狗可以区分圆形物体、方形物体、红色物体、黑色物体的能力）不同的能力，而仅是一种更高级的智力。

因此，人类与动物世界共享身体、智力和情感天性。在能够令人满意地证明人类比动物界多了什么之前，在他（人）的天性中，必须找到一些其他方面，使他进入一个全新的关系世界。他身上是否有超越这些（物质性）的东西，并把他提升到更高的生活层次？让我们来探究、思考。

这种探究有两种方式，即历史学和形而上学（哲学）。

如果人类还有其他能力，那（这些能力）也会在他的历史中得到体现。有这样的表现吗？在每一片土地上，在每一个时代，都可以发现人类是（宗教）崇拜者这一普遍事实的痕迹。通过宗教信仰，不管所敬拜的是棍棒还是石头，是上天还是神灵，不管是以弗所神庙还是基督教堂，不管是以什么为信仰的对象或媒介，人们对更高力量的恐惧、敬畏或热爱都得到了表达。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任何一个人类种族被证明不存在这种崇拜情绪。就这一点而言，人类在动物王国中，没有任何一种动物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现在，我们从形而上学（哲学）的角度出发，来得出同样的结果。我们能否找到任何内在的自然特征来解释外在的表现呢？经过能

力比较，我们发现人有良知。这种能力的显著特点是它能感知终极的、必然的对与错的事实。没有证据表明任何其他动物拥有这种能力。狗表现出取悦主人的愿望，并在主人不高兴时表现出恐惧或羞愧。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它的这些情绪与道德上的善恶有任何联系。但是，人的良知迫使他思考对与错，与任何意志或人格无关。

因此，宗教能力的拥有，使人区别于一切动物生命的种类，（这种能力、性质）不仅在程度上更高，而且在种类上也是不同的。不管你是把它想象成完全是被创造出来的，还是认为它是由它下面的生命进化而来的，这都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关心的不是它（良知，以及宗教能力）从哪里来，如何来，而是它是什么。那么，他（人）是，而且一直都是，一个有宗教信仰的存在。既然这种宗教能力一直存在，并一直在人类身上表现出来，那么否认或漠视这一事实，就如同说人类不是智力动物一样，是不科学的。同样的推理过程，我们承认，“如果消除了人的宗教因素，也就同时消除了人性的任何其他部分”。——这不是否认事实的科学，而是接受和解释事实的科学。

事实上，宗教能力是否是人的本质和永恒的因素，这远非一个问题；——它是一个容易证明的真理，它是一个基本要素。没有它（人的宗教能力），就没有人格。拿掉它，人类就会沦落到野蛮人的行列，没有任何东西能使它脱离（与必将灭亡之野兽平齐的

水平线）。所有其他（物质性的）东西，他都与他下面的生命（动植物）共享（例如食物、水、空气、或其他物质资源）。如果人类要崛起、并永久地成为高于动物的存在，那就必须凭借他的宗教本性。因为，正如刚才所说，这是他所拥有的、动物所没有的东西。剥夺了这一点，人格便荡然无存。

人类要想在自然界中占据真正的位置和地位，就绝对有必要培养和发展自身宗教性的一面。一棵能结果实的树要比一棵不结果实的树优越，唯一的办法就是结果实。若作为一棵遮荫的树，或用于任何其他目的，它（这棵能结果实的树）可能就没那么好了。因此，人的价值超越其他动物，并不是因为他在那些物理性的能力上（例如奔跑、跳跃、力量等等）超越其他动物，而是因为他比他们拥有更多、更高贵的东西。

要想成为最优秀的人，就必须正确地培养和发展这种能力。既然它（宗教能力）是人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会有某种表现形式。那么，什么样的表现形式将决定什么样的人。因为良知并不是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的无懈可击的指南，而只是一种断言它们（对、错、善、恶、之客观标准）必然存在的能力，并要求整个人服从被视为正确（真理、正义、公平、公正、良善、等等）的东西。（如果我们只能够依赖人自己的思想和知识，那么），——为了解决案例分析的问题，即确定特定（具体）情况下的是非对错，就需要对世界进行全面的启蒙；即使在最文明的国家里，对于所

有特殊（具体）问题的正确与否，也没有完全一致的看法，这一点显而易见。但是，在所有有文化体系中，无论是有文化的人还是没有文化的人，良知都会发出同样的声音，要求服从每个人认为正确的事情。只有当所有人都认同什么是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人格时，信仰和行动才会达到完全的道德和谐。

==========

==========

==========

==========

==========

==========

==========

==========

==========

===

第 IV 章.

宗教与人性分离

如果说一个人没有真正的信仰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而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宗教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似乎是一个

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它远未成为、或现在仍未成为公认的公理；绝大多数宗教徒似乎从未想到过这一点。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世界上大多数人都不认为宗教信仰是做人的基本要素。人们认为，人的生活在简单的世俗关系中就已经完整了；如果有人在此之上或之外特别献身于神灵，那么他就被认为达到了某种外在的或超人的“境界”。

上帝（上天）一直被视为外在的君王，但作为人类品格中最深层的泉源和精神，他（上帝）并不在人们的思想中。

这些观念的自然结果是，宗教不是用来启发和发展人类（在道德意义上的、在心灵和灵魂层面的）真正的生活，而仅仅是通往遥远天堂某种特殊恩惠的途径（如外在的保佑等等）。（属世的）人们建立祭坛是为了避免审判（并希望得到神灵对自己在此世的属世生活中的各项事务——例如吃什么、穿什么、等等——的保佑）。他们（属世的人们）举行各种宗教仪式和宗教庆祝活动，以驱除灾难。他们（属世的人们）祈祷和献祭是让神灵疲惫、或是戏弄或哄骗神灵以满足人类愿望的方法。

不仅如此。不仅宗教与人的伦理、良知、灵魂分离，甚至宗教与道德也经常分离。在过去的某些时期，几乎有必要采取无宗教信仰的态度—仅在外表形式上与宗教保持一致（但在内心既不热忱、也无信靠）。（在这种形式主义的所谓宗教体系与文化中），为

了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我们必须、也只需、迎合流行的、表面上的宗教观念与仪式主义。在这种形式主义的、徒有其表的、冷漠的宗教信仰中，虔诚只是一种“外交”手段，用来对付高高在上、令人生畏的上天力量。

作为一般性陈述，可以肯定地说，这种观念不仅一直是，而且仍然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主流观念。实际上，它也统治着基督教世界的许多大众。（神职人员）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尤其如此；然而，这绝不仅限于（神职人员）等级制度和礼仪制度。教会的形式和规条一度被认为是品格的基本要素，但最终却篡夺了品格的地位。

人们对名义上的基督教的许多反抗都是由于这一事实。而这些反抗是有道理的；因为（在世俗之人看来）不信总比信假的好。伏尔泰的不忠，比圣巴塞洛缪时代的查理九世的基督教更好。正如培根勋爵所教导的，无神论胜过迷信（尽管两者都是对于神的悖逆）。

这种将宗教与人格（即心灵与灵魂之中的道德、良知、真诚、热忱）割裂开来的做法，影响了当今大多数男人和女人的思想和行为。当他们（即那些把宗教当作是形式主义的东西的人们）认为宗教是〝唯一需要的东西〞时，并不是说它（宗教）对现世或来世的真正生命是需要的，而是为了讨好被冒犯的神灵或作为通往

未来天堂的通行证而需要的。（对这些人来说），它（宗教）不是人生计划中必不可少的东西，而是为了某些外在的好处而附加的东西；如果不是因为雷雨将来临而需要这根避雷针，那它就是难以承受的不便。

为了了解这一点有多么正确，也为了清楚地认识到〞正确〞在这里的重要性，我们不妨看一看：一些著名的基督教的形式让人看不到真正的人格（人性，即：人生命的真实光景）。然后，我们将转入正确理解宗教与人格（人生命的真实光景）的必然同一性的观点。

大部分名义上的基督徒认为（基督教）宗教就是简单的教会主义，这仍然是事实。今生获得上帝眷顾和来世进入天堂的通行证，仅仅是一个组织（教会）的成员资格；而这种成员资格的维持并不是基于品格或良好的行为（即生命的真实光景）。它甚至很难说有产生这些的趋势。（这种形式主义的）教会认为（自己）垄断了上帝的恩赐和恩典，想把它们赐给谁就赐给谁，就好像上天把整个世界租借给了教会。只要人们毫无疑问地服从，一切都好说。意大利的强盗可以虔诚，可以不脱离自己的黑帮职业；主教也一样。掠夺和祈祷并不冲突。事情就是这样、教会成了一个掩盖罪恶的机构，而不是拯救罪恶的机构。

与此近似，但在某些情况下又有所不同的是圣礼主义（例如形式

主义上的洗礼与圣餐礼）。我指的是（那些秉持形式主义宗教观念的人们认为）通过圣礼获得救赎。就在林肯遇刺之后，我和一位加利福尼亚的牧师一起坐车，当时他对已故总统的未来（能否去天堂）表示了严重的怀疑。这些疑虑并非基于他（林肯）的生平或性格，而只是因为他没有接受过洗礼。高尚的生活、为同类服务，这些都不能与（天主教的、或圣公会的）牧师滴水的指尖没有触及他（林肯）的额头这一令人震惊的事实相提并论。上帝永恒的爱和生命，或者永恒的恨和惩罚，都取决于五分钟的（滴水）仪式，而这五分钟的仪式可能会或多或少地触动人的心灵。

另一种常常被认为比人格（真实生命光景）更高的东西是正统（教义）观念。信仰知识与正确教义并非不重要。它可以造就人。但当我们把"正直的头脑知识"和"歪曲的生活"放在一起看时，就会发现这并不是真正生活的本质。只有当信仰是指对整个人的实际说服时，才能说信仰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本质。

同样，许多人还停留在所谓的皈依主义上，因为没有更好的名称。皈依，如果是指从坏的生活转变为好的生活，那是好的。但要坚持的是真正的生活，而不是转折点。我发现有些人认为，宗教并不意味着为上帝和他人真正地生活，而仅是意味着他们曾经皈依。但如果一个人走错了方向，那么他口袋里有一张证明书，证明他曾经走对了路，这并不重要。如果一个人把我领到一棵加拿大蓟树下，告诉我去年这棵蓟树曾经变成了一棵梨树，他很难指望我

会为了摘梨而扎破手指。不是一个人曾经变成了什么，而是他现在是什么。如果我发现今天天气不错，我不需要任何人来证明日出的事实。

这些足以说明，真正的宗教在多大程度上还被（一些人）认为是与真正的人格（生命的真实光景）相分离的东西。

【注。这里对许多所谓形式主义的基督教宗教的断言，几乎普遍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其他宗教。】

==========

==========

==========

==========

==========

==========

==========

==========

==========

===

第 V 章.

真正的宗教和真正的人格（生命的真实光景）

我们在上文曾多次谈到人类本性中宗教的一面。然而，除了为了方便分析和讨论的目的之外，我们不要以为这是要把它（宗教）作为人的一个单独和独特的部门，就像在头脑中存在着思考和记忆的分野一样。如果说在良知中得到体现的正义法则是什么的话，那它就是整个人的主宰力量。在他的存在中，没有任何领域可以被排除在外，也没有任何领域不受它（良知）的支配。他必须是正确的，正义的，即真正虔诚的，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灵。一个真正虔诚的人，只有当他的整个人格都是正确的时候，才是如此；而这才是真正的人（即他的生命的真实光景）。

为了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从一些不同的侧面来看看它。

首先要注意的是，宗教生活是人的基本能力的自然活动和结果。我们已经在第三章中看到，宗教生活是人的独特品质。那么，这一因素的自然活动和表现只能是人的真正生活（即生命的真实光景）和自然活动。真正的宗教生活和真正的人格生活是合二为一的。

同样，真正虔诚的生活仅仅意味着真正正确的生活；而这种真正正确的生活无非是你的本性适合你过一种完整人格的生活，一种追求人格最高理想的生活。

一个人完美的人格包括他与造物主和他的同伴之间的正确关系；而这种正确关系仅仅意味着他是完全虔诚的--即正义的。因此，“完人”和“完人的宗教性”是可以互换的同义词。

从我们所想象的这种真正的人格身上，你不能把宗教当作一种附属的属性或能力来剥夺；这（即宗教）是他的组织原则，是他的结构规划，是他的法则。就像一栋房子的整个平面图：——房屋的蓝图不是木材、砖块或石头本身，而是一种理念；但每一根木材、每一块砖块和每一块石头都是按照这种理念安放和固定在自己的位置上的。因此，一个人真正的虔诚是关于他整个的存在，是完整的整体蓝图，是他组织的理念。要想从其生命中减去宗教信仰，就必须摧毁他的人格（人生）。

宗教不是人可以得到的（附属的）东西，也不是人可以添加的（附属的）东西。关于“获得”宗教，有许多松散、流行的说法、用词、和文章。宗教并不是人生命本质之外的、一个可以得到的、独特实体。它（宗教）是一种可以成为的东西：—人格的正确性。那么，正确的（完整的）人格必然是宗教性的；而任何不具有宗教性的人格都是不正确的（也是不完整的）。

因此，从所有这些角度来看，同一个伟大的真理就显现出来了，那就是：真正的宗教与真正的人格（生命的真实光景）是一致的。

宗教是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宗教就没有真正的人格。完全虔诚的人应当是他的本性。而在这一点上失败的人，则是在作为人的最初和最高本质上失败了。

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人是失败的，就像一台割草机，无论它做什么，只要它不割草，它就是失败的。无论它其他方面多么漂亮。无论它的表面多么光鲜亮丽，也无论它的油漆装饰多么绚丽多彩。它是为一个明确而特殊的目的而制造的；如果它不能达到这个目的，它就不是一台真正的割草机。因此，一个人可以成为任何他想成为的“东西”，但如果他不能成为他被造出来的那个目的（即作神的儿女、天国的子民），那么他就没有成为一个人。

==========

==========

==========

==========

==========

==========

==========

==========

==========

第 VI 章.

正确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调整。

建筑师在决定建筑物的规划时，不仅要考虑结构的材料和比例，还要考虑同样重要的场地和周围环境。在精心选择位置后，房屋必须与其他房屋或景观特征相适应，使其成为整体效果的一部分。画家画布上的中心人物只有在总体组合和细节方面都有良好的和谐才是完美的。女士不仅要为自己的发髻选择一朵美丽的花，还要考虑色彩的和谐和各部分的安排。只为自己而完美的人是不完美的。一个真正人格的重要部分在于他与其他（世人）生命之间的关系，他的生命生活在这些（世人）生命之中，并以这些生命为参照。

如果人类的所有单元（即个体的人）都是完美的，如果它们（这些单元）只是作为单元而完美，那么人类就不是完美的。完美的树干、完美的树根、完美的树枝、完美的树叶，如果它们的完美是孤立的、不连贯的，那么所有这些都不能构成一棵树。除此以外，还需要按照内在生命的规律进行完美的组织，才能使我们称之为树的完美整体矗立在我们面前。任何人工的连接（树的这些各个部分）都是不够的。（园艺）工人可能会把自己的工作做得很好，然而，虽然（园艺工人所连接起来的、树的各个部分所摆放在一起的）假树可能看似是完整的，但其结果也不是一棵真树，

而只是由一堆零件堆砌而成的假象。同样，只有人类的内心团结才能使每个部分（个体的人）都完美无缺，因为每个部分（个人）都与其他部分（个人）完美地联系在一起。

迄今为止，世界的历史不过是人类调整这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实践史。

当这种调整实现之后，社会学和政府学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种完美调整的日子也许还很遥远，但调整的原则、以及完美调整后的生活，也许并不难想象。其中的奥秘不外乎我们所说的种族兄弟情谊。当人们认识到人格是权利和义务的基础，一切都以此为出发点和依托，并以此为目的时，这个（人类）种族才会完整。那么，当前真正的社会生活就必须是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努力的社会生活。

这一兄弟情谊原则将规范下级对上级的（顺服）关系。

这种（下级对上级的）关系是“偶然”的，而不是本质的。因此，与其认为这些区别（例如上下级之间的区别）会引起嫉妒，或刺激非人的争斗，不如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偶然〞。

更真实的思想将通过人性中永恒不变的特征来寻求兄弟情谊的基础。它不会教导卑微者满足于卑微，而是向他们揭示他们自身比

现实（自然）生活条件更高贵的东西。它将斥责叛逆和自轻自贱的倾向，并向卑微者展示如何让高高在上的人成为他们的老师和庇护所。

这种兄弟情谊也将为这种关系的另一面--上级对下级的关系--提供法律依据。

人不是因为自己而伟大，不是因为自己而富有，也不是因为自己而强大。因此，他（上级）不能利用这些机会来凌驾于他的同胞（下级）之上。穷人、无文化者、卑贱者不是垫脚石，也不是合法的被掠夺品；他们是值得尊重和帮助的兄弟。他（上级）必须利用自己的高位优势来提升那些在他之下的人。他（上级）比弱者强多少，就要帮助弱者多少。他（有文化的人）有义务教导无知的人，因为他比他们更有智慧。他（优秀的人、或贵族阶层的人）对所有人的亏欠，只限于他比他们优越的程度。保罗写道：″我既欠希腊人的，也欠蛮族人的，既欠聪明人的，也欠不聪明人的″。

这一原则也界定了平等的关系。严格来说，不存在平等；而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所有人都是平等的。人类不是一片森林、其中的每一棵树都是彼此独立的。相反，人类是一棵大榕树，所有看似独立的树干枝桠都由一个共同的根系连接在土壤之下，并由因共同的生命而跳动的手臂支撑着。自称为独立和平等的人也是如此，

他们被利益和希望的共同体联系在一起。谁要是置身事外，谁就既欺骗了自己，也欺骗了他人。他们应该手牵手，心连心，肩并肩，像一帮兄弟一样，向着〞美好时光的到来〞前进。

这就是人们在崇高情感的时刻所希望的社会兄弟情谊。这一兄弟情谊原则确定了政府的首要职责。

==========

第 VII 章

对未来进行正确的调整。

在任何完整的人类生活计划中，还需要进行一次调整；那就是对

可能的未来进行调整。任何计划都不可能完美无缺，除非考虑任何重要的意外情况。现在，无论是否有证据证明未来的生活需要所有有理智的人的认同，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这样的未来是可能的。没有人会因为相信它而被称为非理性。不言而喻的是，如果真的有未来的生活，那么是否适合以有利的方式进入未来的生活就显得尤为重要，以至于它应该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在此，我不打算对不朽进行任何证明。这种信仰如此普遍，也许它已经在大多数人类的直觉信念中。无论如何，这是很有可能的，任何智者都没有理由将其排除在外。今生应当如此度过，以便为来世的景况做好最好的准备；——简单地说，最完整的人最适合迎接任何可能的未来，或开始任何可能的事业。无论他将面临什么样的职位或生活，大学毕业生（相比于小学生或没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最适合的，因为他的所有能力和力量都得到了最完整和最对称的训练。让他在天性的每一个方面都充分发挥自己。让他像运动员一样接受训练，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思维、记忆、想象力，每一个部分都应该得到充分的发展；然后，无论他被要求向哪个方向行动，他都会做好准备。因此，当一个人在不确定生活条件的情况下，他应该为任何生活做好准备。要做到这一点，他就必须使自己在各方面都成为最完整、最优秀的人。他应该努力 ″成为一个完美的人″；这样，他就应该站在从天而降的面纱面前，站在生命的更远处。这样，当面纱揭开时，他就不会感到惊讶，也不会受到谴责。他将为任何命运做好准备。对他来说，没

有邪恶。他的耳朵会迅速捕捉到任何邀请他更上一层楼的声音；他的双手会准备好抓住任何更伟大的东西。

显然，无论找到什么调整原则来协调和完善今生--造就真正的人格--都将同样证明是调整未来的原则。

==========

==========

==========

==========

==========

==========

==========

==========

==========

==========

===

第 II 部分.

它们（完整人格的所有组成部分）的对应物--基督教。

==========

==========

==========

==========

==========

==========

==========

==========

==========

===

第 I 章.

真正的人格

下一步，我们将对基督教的基本形成原则进行研究，以确定其完整的运作是否会带来完整的人性（人格）。如果它经受住了这一考验，那么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可以使它的主张失效；因为它将因此被证明准确而完美地体现了人类的真正理想。

毫无疑问，当今世界的思想倾向是万事万物的进化，而不是外部的、机械的创造和建构。

宇宙的〝木匠理论〞正在让位于〝生长理论〞。事物从内部发展，按照植入的种子形态和计划，而不是从外部建造和塑造。现代科

学的整个趋势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它并不触及神圣的本原，也不触及事物的正确创造，而只是追问如何创造，用什么方法创造。

如果事物的这一发展趋势是正确的，而且我若相信它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假定，真正的宗教必须包含某种中心的、有生命力的力量，它可以抓住人类的中心，并在其中产生一种发展的力量。例如，它必须像一棵树的胚芽力一样，决定它将长成什么样子。你不能修剪，也不能用外界压力把一棵白蜡树塑造成一棵橡树。胚芽决定了它的性质。成长的过程只是其中心思想的展开。

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发现，真正的宗教不是一种从外部压迫和塑造人类的机构，而是一种原则，一种萌芽和扩张的力量，通过内在生命的力量决定外在的形式。

基督教在本质上是否包含这样的中心原则和生命成长的力量？如果是，这种成长的力量会发展出完美的人格吗？

基督教的创始人（耶稣基督）比他的任何追随者、解释者或评论者都更清楚他的意思。他将其浓缩为一句话："你们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地爱主你的神，并要爱人如己"；换言之就是——对神和人的爱就是基督教。不是制度，不是继承，不是圣礼，不是外在的信仰教条，不是外在的行为，而是爱。"爱的人是从

上帝生的，”他就是基督徒。没有爱的人不是基督徒。

对神和人的爱；——所有其他事物的价值都在于它们有助于实现这一点。如果它们阻碍了这一点，它们就是反基督者。

因此，基督教就是爱，它的兴衰取决于爱。现在，让我们追溯一下这一宗教的生命力，看看它将产生什么结果。

首先，它倾向于使个体的人作为动物（身体）得到完美的发展，但不是主要为了动物的目的。基督教对这一必然性的解释很简单。

爱的倾向

最高和最好的爱要求受其（爱）支配的人在各方面都尽可能地为他人着想；它绝对并永远谴责任何背离这一点的行为。人，无论他是什么，无论他做什么，作为一种动物，爱要求他成为最好、最高贵、最完整的动物，这是他的天性所允许的。

他将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并不是说他通常能做到“爱”；他甚至很不经常做到“爱”；但这丝毫不能使这一立场失效。它（人生命中缺乏爱的品格、即沉浸于罪中的状态）使个人不仅不完整，而且还被世代相传的邪恶所拖累。它（罪之生命状态）的水流汇入一条已经咸浊不堪的溪流；在交汇点上，它的影响可能难以察

觉。当它的力量变得强大，沉淀物沉淀下来时，它的（罪恶）作用就会显现出来。在人与人之间的实际工作中，它（人生命的匮乏）也受制于人的误解。人类的思想如此，他们对宗教的误解和歪曲，莫过于他们无法获得正确的光的理论。从这些误解中产生了禁欲主义者和僧侣对身体真正用途的歪曲。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以及对社会和政治关系的广泛研究，这些错误已经消失并被摒弃。现在，任何开明的基督徒都不会认为虐待自己的身体就能取悦上帝，也不会认为通往天堂的道路就在物理法则的残骸之上。人们逐渐认识到，身体是上帝的杰作，是〝奇妙可畏的造物〞。身体本身并非是罪（而是，罪在于人的意志与选择，在于灵魂随从肉体血气的生命，被——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所捆绑）；我们应该按照人类的最高理想和目标来维护、管理和使用身体。

但是，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身体为主要目的，也就是动物化，那么他不仅抛弃了本应将他与他的伙伴们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将自己贬低到低于他自己真实本性的适当水平，而且还使他自己的福祉和幸福落空。最大程度的感官幸福甚至可以在适当、健康，也就是合法地使用身体的力量和本能中找到；就像最美妙、最动听的音乐不是来自对钢琴的滥用和破坏，而是来自精心呵护和娴熟的弹奏。只有在更高尚、更崇高的要求、用途和目的面前，这种对身体的适当使用才会让位。

基督徒之爱的要求并不要求我们失去真正的快乐。

明智地顺从基督教的这一核心力量，将使人的智力得到最大的发挥。智力是人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基督教之爱要求尽可能发挥智力的最大作用，并将其作为促进和提升人的工具。

基督教--无论如何被误解，有时甚至被自己的朋友误解--都不是蝙蝠或鼹鼠、选择〝黑暗而非光明〞。基督教相信，创造事实的主也创造了认识事实的（人的）头脑，因此它（人的头脑）寻求发现所有真理，并将其用于造福人类。只要忽视任何基本事实，任何造福人类的计划或劳动就都不可能永久成功。

既然大脑是动力的引擎，能够在人类福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那么爱就使大脑的最高文化和最无私的使用成为一种责任。基督徒应该尽其所能，使自己的大脑成为发现和应用真理的最完美、最强大的机器。然后，他必须用它（真理）来贡献于、激励于、发展、提升和推动神在人中间的国度的扩展。

因此，真正的基督教决不会压制人的探究，束缚人的智慧，生怕人的桀骜不驯会粗暴地推倒其古老结构的支柱，而只会打开百叶窗，摘下眼罩，让阳光照进来。因为如果上帝创造并掌管万物，那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了。无论什么限制、或过去或现在可能存在的恐惧并不是真正基督教的一部分。它们只是迷信或无信仰的灵

魂的颤抖，他们害怕人为的、基础薄弱的建筑倒塌。真正的基督教是真正的爱人类，它要求人们发现并利用一切可能的真理来帮助世人。谁阻碍了这种自由的探索和利用，谁就是违背了基督教的基本原则，正如主自己所说的那样（“你们必晓得真理，因为真理必使你们自由”）。

第三，基督教的原则将把人的情感天性发展到最高和最好。它同样禁止压抑或扭曲心灵。

只要让基督教的力量在心中自由发挥，它就会召唤出所有的力量，并将它们引向最高尚、最美好的事物。它是情感本性中完美的原则。

如果人确实是一个不朽的灵魂，而且他有可能与万灵之父（上帝）建立有意识的关系，那么很显然，这里就是人类行动最广泛、最宏大、最重要的领域。它关系到人类的永久利益，这是其他任何领域都无法比拟的。它开启了一个包含并支配所有其他职责的领域。

因此，以人类最高福祉为己任的爱，必须将此作为一切世俗目标和活动的目的和冠冕。它首先关注的是这种向神致敬的心，因为它实际上是最重要的。在将精神本质发展到最高境界的同时，它禁止一切扭曲和虚假。它谴责过度的神秘冥想，认为那是自私的

行为；因为自私地享受上帝、或自私地自我拯救灵魂、并不比自私地赚钱更像基督徒的行为。它谴责属灵洞察力的骄傲；因为任何以自己是〝被拣选的〞、〝被分别出来的〞或〝特别受宠的〞在人前进行外在地炫耀都是不符基督教的谦卑原则的。

现在把这些不同的部分放在一起，那么基督教的核心力量自由运作的结果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完美的躯体，这身体是一个完美心灵的载体和仆人，两者（身体与灵魂）都被对最高尚、最美好的爱所支配和塑造，都在不朽的希望中向前、向上。让他的形象轮廓展现在你们面前。完美的躯体、完美的大脑、完美的心灵，所有这一切都蕴藏着一种向神看齐的精神；完整的人开始走上一条不朽的道路，这条道路无止境地向上倾斜，就像从初升的太阳向下射出的光束的斜辉。身体是好的，只是要为更重要的东西让路。理智也是好的，它只服从于比它更重要的东西。心也是好的，但只服从于比它更重要的东西（即灵魂、信仰），即人的最高能力——宗教能力。因此，人是完整的。没有分裂，没有不服从，没有混乱。这就是完全的人格。

这样，基督之爱的力量就会畅通无阻地发挥作用，使个人得到最大和最好的发展；然后，它会使他像古代真正的骑士一样，毫无保留地为世界的最高福利服务。还有比这更崇高的人生理想吗？基督教的核心动力正推动着每一个置身其中的人实现这一理想。

==========

==========

==========

==========

==========

==========

==========

==========

==========

==========

===

第 II 章.

基督教调整人格

各部分的完整（与联结）意味着整体的完美。因此，既然基督之爱的法则会在个人身上产生完美，那么它对社会的作用也不会小到哪里去。因为，如果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正确的，那么成百上千人的生活也一定是正确的。在所有人都为了所有人的利益努力工作的地方，就不会有不和谐或错误。世界的社会生活是完美的。没有任何谬误，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任何邪恶的思想、愿望、言语或行为、或违背了爱的原则。在家庭、小团体、教会、组织、机构中，在我们的社会关系所采取的所有万种形式中，没有任何

一种名副其实的罪恶不是基督徒之爱的法则所禁止和要摧毁的。除了基督教爱的律法所禁止和要摧毁的之外，找不到任何一种可名状的罪恶。

这一原则也蕴含着世界最高、最宏大的政治希望--真正的国际大家庭--的秘密。如果有一天，真正的政治家要统治世界，如果有一天，外交不只是一个民族试图战胜另一个民族，如果有一天，各国要齐心协力地治理和提升人类，那么，这一切都只是将这一（基督教）原则应用于国际规则。没有比这一原则的流露更崇高的了。如果（旧约圣经）先知的梦想能够变成现实；如果柏拉图的《共和国》中哲学的憧憬中真实而崇高的东西能够实现；如果约翰的〞上帝之城〞能够从天而降；如果我们的国家能够成为〞上帝之城〞；——这一切都必须以基督教之爱的至高无上和永恒力量为前提。世人所梦想和希望的最高和最好的东西，只是基督教所提供和正在提供的东西，只要它被明智地接受和服从。

现在，只要站在想象的角度，就能了解围绕这一中心思想的人类大宇宙的比例。

如果你能站在太阳系外，并有这样的视野范围，能将太阳系尽收眼底，一览无余，使其看起来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世界舰队在太空中航行；如果你能同时看到每颗行星、每颗小行星和每颗卫星的微观奇观，你就会对万有引力包罗万象、微小而宏伟的力量有

所了解。你可能会看到每一个沙粒是如何被风吹动的；每一片树叶是如何在夏日的空气中摇曳的；每一股洋流、强大的潮汐、微小的卷曲和白边的浪帽是如何形成的；每一颗月亮的轨道、土星环的旋转、每一颗巨大行星的掠过是如何形成的--所有这一切是如何被这奇妙的引力所控制和决定的，它不忽略任何微小的东西，更对所有巨大的东西拥有王者般的影响力。

就像万有引力在物理世界中形成浩瀚宇宙一样，基督之爱在人类世界中的法则也是如此。没有什么能逃过它的法眼，没有什么能超越它的高度。

从个人胸中的思想或愿望的运动，到社会最宏大的发展或国家的运动。它作为秩序的原则无处不在。在自由和充分的支配下，它将产生一个完美的人类宇宙，就像万有引力已经产生的物质世界一样。世界已经迈出或能够迈出的每一步进步，都是朝着实现这一理念迈出的一步。

==========

==========

==========

==========

==========

==========

==========

==========

==========

===

第 III 章.

其他宗教理论的缺陷

或许，我们现在应该承认，真正的人格必须建立在以爱为基石的原则之上。因为，无论人类在完善自身方面取得了怎样的进步，都是在爱的感召下取得的；或者，出于谨慎的动机，人类遵循了爱的影响所能带来的行为准则。例如，对政治经济学规律的真正研究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为了各国的经济和工业利益，必须保持基督徒之爱的规律所要求的相互关系。然而，现在许多人都在自私地为自己这种（政治经济）关系而努力。但是，这一点以及所有类似的事实都（从反面）证明了基督教的真理。因此，我们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基督教的爱的法则是世界完美的关键。

但是，许多人都会产生这样的疑问：这种人格理论是否是基督教独创的，因而是否可以作为提出其主张的基础。目前，成千上万的人都持这种质疑态度。如果说它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它难道不是与其他许多观点一样吗？金科玉律（“你若想要别人怎

样待你，你就怎样待人”）的否定形式见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基督的许多或大多数道德格言都可以像散落的花朵一样，从古代异教徒的圣贤那里摘取下来，组合成《登山宝训》那样美丽的花束。甚至无与伦比的主祷文本身也可以在基督之前的希伯来文和传统中找到，这里一个想法，那里一个请求，就像破碎的马赛克碎片。

那么，以基督教为模式的人还不仅包括基督徒吗？基督教是否可以宣称自己拥有爱的恩赐，而这种恩赐正是世界完美的秘密所在，因而具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难道一个人不可以跟随其他道德引导者的脚步，而仍然可以达到完美的人格吗？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关系重大。如果其他人（道德导师）也能教导真正的人格，那么基督教就必须满足于成为宗教大家庭中的一个姐妹；而基督只是众多宗教中的一位教师。但如果人的理想只能在基督教中找到，那么它就会被推崇到无与伦比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在人的心中拥有唯一的特权。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历史性的。只要看看事实就能找到答案。那么，当我们要求世界上的宗教和制度屈从于我们并服从于我们时，你是否愿意站在我的一边？

简要检查？我们对每个人的审查都必须非常简短。但我们只想问他们每个人一个问题。我们将寻找每一个向人类致敬的人的核心原则，并找出符合这一原则的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如果它经不

起真正人格的考验，那么它就必然是有缺陷的，就必须被淘汰。如果经得起考验，那么基督教就必须放弃其至高无上的独有地位。那就问问（在每一种宗教体系或意识形态之下）每个人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所有科学的基本原则都是，真正的理论必须能够容纳和解释所有重要的事实。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它就被证明是不真实的。例如，托勒密宇宙理论基于地球是中心的假设。该理论无法解释事实，因此必须垮台。人类的任何理论，若忽视或歪曲世界或人性（人格）的事实，没有为人的所有部分和（良善）能力找到空间，没有给他展开可能性的（良善）空间、就像包裹在他体内的芽叶一样，那么任何这样的理论都是有缺陷的，因此也是错误的。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其他（道德、宗教、或意识形态）体系。

1.儒学。孔子生于公元前 551 年，与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回国和亚达薛西入侵希腊同时代。除了《圣经》的作者之外，没有一个人像他（孔子）一样，通过自己的著作对世界产生了如此广泛和持久的影响。今天，他是全球人口最多国家的经典楷模。他出版了一套令人钦佩的实用道德体系。他的许多格言与所罗门的格言一样睿智。早在基督时代之前，他就为他的人民提供了〞黄金法则〞的消极形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但这一体系的核心思想是对过去（历史）的敬畏，是一种审慎的

道德，它通过规则体系从外部对人类施加影响，其目的是实现社会和政府秩序的固定稳定。其结果自然是精神、道德、社会、艺术和政治的停滞。这是保守主义的神化。它在过去（历史）的坟墓中发现了一切智慧。它不教导任何不朽的东西，也不激发任何进步的思想。它认为一切变化都是无政府状态的先兆，是对现有美好事物的损失，而不是增加。它的结果是有序的，但这是晶体的有序，或是死亡的有序，而不是生机勃勃的生长的有序。它不是一条不断拓宽和加深的河流的有序流动和生长，而是一条永远不变的画河。这是北极冰霜的稳定性。

它没有给人类带来足够的未来、希望或前进的空间。它只告诉人们谨慎行事，保住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它无法想象人类真正的伟大，也没有为人类安排任何有价值的命运。它不是一个在人类面前继续前进的天才，而是以美杜莎可怕而坚定的目光注视着人类的脸，将人类变成一尊雕像，永远伫立在那里，目光呆滞地注视着后方。

2.婆罗门教是印度的主要宗教，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之一。我们可以追溯到两三千年前，但却找不到它的源头。婆罗门教对这个世界及其事件知之甚少，因此它认为制作或保存历史记录并不重要。

它的基本思想是，除了精神，没有真正的、真实的存在。这个世

界、有限的灵魂、时间、空间、物质都是幻象。所有形式的生命和活动都是唯一的、无处不在的、泛神论的梵的表现形式；就像波浪都是大海的一部分一样。神、人、动物、树木和世界，从这个伟大的精神统一体（海洋）中升起，又回到这个精神统一体（海洋）中，这是唯一真实存在的东西。而梵本身并不是有意识地存在，除非他醒来变成各种形式的短暂的、个人的存在；而是永远沉浸在一种沉睡的自我沉思的白日梦中。没有任何善，也没有任何恶；一切都是影子和幻觉。除了影子，什么都没有。虽然奇怪，虽然我们看起来无法理解，但对婆罗门来说，唯一真正的恶就是有意识的个体存在。由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命运，他被卷入了一系列接连不断的生死之中。也就是说，每个人在投生到现在这个身体之前，都已经在其他的人或鱼、鸟或动物的身体中活过很多次。而且，他还可能经历更多的生命。如此多次出生，经历起起伏伏，以及生生世世的变化，这才是最大的罪恶。而救赎，一件伟大而令人向往的事情，就是摆脱乏味的生生世世，永远沉浸在梵天的宁静之中。当达到这一点时，善良的印度教徒将不再思考，不再感受，不再受苦，也不再改变。他将永远沉睡，成为万物的一部分。

获得这种救赎的方法是过一种沉思的生活，以及彻底消磨和毁灭肉体。因此，人们用肉钩荡秋千，用脚吊在火上，躺在荆棘床上，用针扎满全身，举起手臂直到它们变得僵硬无肉。生命是一种罪恶，所有的美德都在于粉碎它。

几乎无需指出这一制度的缺陷。它不是没有说明人类的事实，而是无视这些事实。世界是虚无的，生命是邪恶的，而要重新被吸纳于无限的唯一美；而这种美好在意识上根本就是虚无。

3.佛教是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其起源要比基督诞生早约七百年。其创始人释迦牟尼是印度北方某国的王子。它从婆罗门教中分离出来。与婆罗门教一样，它认为人生最大的罪恶就是无休止的轮回和变化。它的主要目标是达到涅槃，涅槃意味着不存在，或者称为寂灭，是一种没有变化的状态，远远超越低级生活的一切波动。通往涅槃的途径是顺从自然规律和实践美德。但是，由于它认为人自己能够做到这一点，不需要外界的帮助，因此它忽视了上帝，实际上是无神论者。然而，既然人类要有崇拜的对象，他的追随者们就把他们的创始人神化了，佛陀成了他们的上帝。它的中心思想是，通过对真理的思考和善行，使个人灵魂从尘世的轮回和变化中得到自我救赎。

它的缺陷很多。它无视上帝（造物主）。它对个人的、有意识的、未来永远生命几乎不抱任何希望。它不是举起无限的美和善来吸引灵魂走出自身的私我，进入广阔而神圣的生活，而是简单地用（佛）法包围人，告诉他要么遵守法，要么受苦受难。没有希望，没有造物主的启示、爱和引领；神（造物主）是虚无的，未来是虚无的，现在是艰难而悲伤的。佛教只见地狱，不见神爱，也不

见天堂。存在是一种无望的恶，最大的善就是从未出生过。这样的体系无法造就人、社会和政府。它是绝望的宗教。

4. 琐罗亚斯德生活的年代非常模糊。众所周知，他至少与摩西或亚伯拉罕一样古老。一些权威人士认为他生活在公元前五六千年。

他将宇宙分为两个神：光明之神奥尔马兹德和黑暗之神阿赫里曼。一个创造了宇宙中所有的善，另一个创造了所有的恶；他们彼此永恒交战。

拜火教的核心思想是光明与黑暗、善与恶之间的永恒斗争。拜火教的最大错误在于——将神二元对立（即所谓善神与恶神），并将千百种事物的本质视为邪恶。而实际上，这些事物（例如人的身体与欲望）本身并非必然是罪与恶，而只是因为变态或过度才是邪恶的。它（拜火教）不是通过发展和平衡对称地安排人的各个部分来完善人的本质，而是削弱和消灭了人的某些基本要素。

它的最大动力是责任和恐惧。它认为与黑暗和罪恶的大战是正确的。但它错就错在把邪恶的原则与善良的原则等同起来（即认为两者是力量相等的势力）。它的失败在于没有——诉诸人性中伟大的爱的原则、从而将所有人联系在一起、欣然乐意地为至高无上的天父服务、并谦卑热忱地信靠他。

5.希腊和罗马的宗教之所以联系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对神和精神生活的观念是相似的。奥林匹斯山上的神灵是人类人格化和神化的不同阶段、力量和激情。希腊的最高理念是美；它自然而然地衍生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高的艺术。希腊人崇拜美，而这种美又主要是身体和智力的美，因此，希腊人的人格完全体现在感官或智力上。它几乎没有道德，也没有精神（心灵、灵魂）。诸神与人的生活关系不大，未来（死后的来生）即使被接受，也不会带来鼓舞人心的希望；而许多人则根本不相信任何（关于死后的来生的）希望。因此，古希腊的人格理论遗漏了最重要的因素，没有提供足够的信仰生涯。

罗马人将法律和国家至上作为自己的伟大理念。它的超自然主义的部分与希腊的基本相同；但它对人类生活的理想却与希腊不同。它（罗马体系）是一个硬性的外部规则体系。这些规则以压制生活而告终，其结果是后来（罗马）帝国的彻底衰败和解体，道德也随之消亡。

按照罗马（体系）的模式塑造一个人，他就会成为严厉、守法的公民。但这种制度具有摩西礼仪的（外在的）坚硬，没有人能够〝承受〞。在这其中，缺乏（对于死后的来生的）盼望的要素；我们更是完全缺乏爱（的力量与根基）、和帮助我们的上帝。

6.穆罕默德生于六世纪后半期。从黑吉拉（公元 622 年）起的一

百年内，伊斯兰教征服了整个阿拉伯、叙利亚、波斯、北非和西班牙。它一度严重威胁到欧洲的统治。它的信条是赤裸裸的一神论、绝对不变的法令、穆罕默德消灭所有异教徒的神圣使命、字面意义上的烈火地狱，以及肉体最终复活后放纵享乐的（肉欲）天堂。

伊斯兰教的理想人物是能够高呼〝真主是真主，穆罕默德是他的先知〞的人，他愿意为这一信条牺牲亲人、朋友、国家，甚至生命本身。他可以无知、背信弃义、残忍、感性，就性格而言，什么都可以，但却期待着信徒的最高奖赏；他甚至有责任〞作恶以求善〞。任何真正的、高尚的人格都可能被遗忘；然而，如果一个信徒忠实于默罕默德的信条和制度，那么，美丽的处女们会在他（穆斯林信徒）的天堂里等着他、被他所拥有。

==========

==========

==========

==========

==========

==========

==========

==========

==========

===

第 IV 章.

其他科学性和哲学性的理论的缺陷

现在，让我们对基督教的主要科学和哲学替代品进行同样简单的检验。

1.现代泛神论。现代泛神论承认本尼迪克特-斯宾诺莎（Benedict Spinoza）为其父，他是德国犹太人，公元 1632 年生于阿姆斯特丹。斯宾诺莎本人的生活和道德无可指责。他相信国教是适当的政府秩序的一部分，但否认国家有权干涉除外表之外的任何（宗教）事物。（个人的）信仰和情感（在国家中）（应当）是自由的。

泛神论体系认为，所有的存在都是〝一〞或〝万有〞的显现，而〝一〞或〝万有〞就在其背后。

恒星、行星、树木、水域、动物和人类都是这一包含整体的〝一〞的不同表现形式。它们从〝一〞中产生，又回到〝一〞中。

既然上帝就是万物，万物就是上帝，那么就不存在所谓的个人自由。我们不过是一条链条上的一环，被前面的一环牵引着前进，又被后面的一环推动着前进。

由于自由是任何正确或错误的（道德体系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即，那种否认意志自由的道德体系学说，在终极层面是错误的，因为它在本质上否认了人应当为自己的选择承担的道德责任】，泛神论在否认自由的同时，也否认了任何美德或罪恶。泛神论不允许在道德上区分美德与罪恶，就像不允许区分光明与黑暗、不允许区分令人愉悦的气味与令人讨厌的气味一样。它允许人类政府为了保护自己和确保社会秩序而有惩罚和奖励的权利；但它惩罚罪犯并不是出于道德上的愤怒，而是出于与自然事物同样的物质原因，就像人们会因为害怕疟疾和疾病而杀死自家院子里的一条蛇，或填平自家附近的一个沼泽洞一样。

它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更高级：但没有人对此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就像小草对生长没有什么特别的看法一样。

我将这些（缺失与荒谬）作为其（泛神主义学说）突出的缺陷。它没有位格化的上帝【即，泛神主义者在本质上把上帝看为一种没有意识的、死的东西，或世界本身，或某种“规律”“气”“因果”等等；而否认了上帝是能听、能看、能言、有自我认知与自

由意志的】，也不提供人格化的未来存在【即，泛神主义或者根本否认人在死后有来生，或是认为，人在死后就融入无边的、没有意识、没有知觉的海洋，而不会再有自己的身份、自我认知、自由意志、等等】。这些都使它（泛神主义）失去了未来盼望的因素。在今生之外，它没有任何值得为之奋斗的东西，甚至没有选择今生的自由。它并没有宣称要造就一个真正的人，也没有宣称要造就一个完美的（人类）种族。它确实指向了某个时代的某个发达世界；但现在活着的个人与它的关系，就像去年的树叶与来季的花朵和果实的关系一样。它非但没有完善个人的人性（人格），反而消灭了人性（人格）。

2.另一个提出取代基督教的体系是实证主义（即类似于唯物主义）。它起源于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康普特（M. Auguste Compte，1798-1857）。

看看它的原则，看看它能为人类做些什么。

它的首要立场是，人类的思想在发展过程中会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神学阶段，它将万事万物归结为神圣的原因和媒介。第二个阶段是形而上学（哲学）阶段，它处理的是心灵的抽象概念。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是实在论（唯物论）哲学。到了这

一阶段，人们放弃了对观察到的物质事实和变化之外的任何事物的了解。在实证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它建立了一个等级制度，其中社会学居于最高地位。但它发现人类需要某种宗教，于是提出了所谓的人类宗教。它认为，既然人类不可能知道比自己更高的东西，那么人类最伟大的理想就只能是普世的人类，即〝大同〞。

是的：它把这种人性的总和奉为自己的神。作为这种“崇高”人性的例证，它鼓励人们向过去的伟人和杰出人物致以特别的敬意。

它（实证主义、唯物主义）完全无视超自然现象。它对上帝、灵魂或任何未来的希望只字不提。人只能面对现实，然后死去，仅此而已。它（实证主义、唯物主义）没有为人类的美德提供足够的支持，也没有为人类的进步（与信仰）提供足够的空间。它只有躯体和智力，还有一颗尘世生活的心。它将“向上”（崇高、隽永）的情感和精神完全排除在外。

3.现在，我想对达尔文、斯宾塞、赫胥黎和廷德尔所代表的“现代科学主义哲学”做一个总的介绍。

与这些人和他们的教义同流合污，既不勇敢，也不明智。真实的东西会保留下来，虚假的东西会消失。而且很难看出他们“有理有据”的教义（的部分）有什么值得基督徒害怕接受的。

但是，当他们触及到宗教的本质，并试图以他们的体系取代基督教时，他们只是越过了标明他们应有领域的界线，并在插手那些他们的科学方法无法胜任的事情。在他们的领域里（物理性科学），他们是至高无上的。他们有权纠正传统基督教（天主教）在物理学领域的（那些与圣经本身没有什么关系的）错误推测。但是，由于他们无法用解剖刀找到灵魂，无法用望远镜发现天堂的城垛，也无法在化学家的坩埚中找到灵界的上帝，他们几乎没有权利认为这些东西并不存在。人类对上帝和精神事物的直觉在其领域内就像他们的实验在其（物理）领域内一样具有权威性。

此外，在他们对宗教的科学攻击中，它们甚至是不科学的。真正的宗教科学必须承认所有基本事实，并为之留有余地。现在，宗教本能、对神的需求、祈祷的冲动、对不朽的渴望--这些都是事实，是与身体、骨骼、岩石和气体一样具有实质意义的事实；它们是绝对普遍的事实。

既然如此，没有什么比忽视它们更不科学的了。任何致力于成为人类科学的体系都必须考虑到它们，承认它们是人类的一部分，并赋予它们相应的地位和功能。

但物理科学自称只能处理世界上有形的、可思考的事实。因此，物理科学既不能取代宗教，也不能抛弃宗教。

现在，在快速浏览之后，让我们回到基督教。所有这些其他体系也有许多优点。它们并不是魔鬼为了误导人类而创造的。它们是人类追求真理和善的尝试。只要它们是真实的，它们就来自上帝，受到上帝的启发。儒教的道德观和对过去美好事物的执着；婆罗门教对精神现实的坚定把握；佛教对美德的追求；祆教对黑暗的永恒敌视；希腊和罗马对美的神化和对法律的神化；穆罕默德教对唯一神的至高无上的忠诚；泛神论，承认神的真实存在和无处不在的作用；实证主义，对人性理想的推崇；现代科学，对宇宙事实的有力把握；这些都是正确的、真实的、神一样的存在。但每一种都有本质上的弊端，也缺乏本质上的优点。所有这些都是片面的，而它们都不是真理的全貌。它们都试图提供一个可以培养真正人格的模式。但它们都遗漏了人格的某些重要因素；没有一个对人类种族抱有足够的希望。你无法根据其中任何一种的原则来构建一个完整的个人、社会或国家。

但基督教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拥有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至高无上的地位建立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即基督教包含了所有这些方面，甚至更多。没有任何一种善、真、美不是基督教的自然组成部分；同时，基督教也弥补了它们的不足。它将所有这些都纳入了自己更高的发展之中，就像人类将自己之下的所有生命形式都纳入了自己一样。它容纳了世界上的所有事实和人性的所有事实。它为人的每一种能力和可能性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和自由发挥的余地。它的领域是永恒的：它的范围和目的是上帝、天父和

万物的创造者：它的生命是无尽的进步和展开：它的希望和承诺是完成个人最美好的一切，以及人类大家庭中所有人的团结。它什么都不缺，它给予一切。因此，基督教必须屹立不倒。作为永恒的冠冕之物，它的本质生命中没有任何可以腐朽的东西。它拥有不朽活力的步伐。在它的大腿上，有一把普世征服和统治的（属灵的）宝剑；在它的眼睛里，有神性的光辉，有助人和爱的温柔。

==========

==========

==========

==========

==========

==========

==========

==========

==========

==========

===

第 V 章.

只有基督教是普世的

在基督教之外，世界上的宗教和哲学都为人类的接受提供了理论。

它们将这些理论体现在制度中，并试图通过这些制度在人类生活中实现这些理论。但是，它们中没有一种诉诸人类的任何普遍属性，也没有一种声称要使自己成为接受它的人的生命力量。然而，任何宗教，只要宣称自己有足够的理性，就必须做到这两点。

问题是要使人类成为它应该成为的样子--从它的现状出发，按照它的理想模式来建设它。那么，承担这项工作的宗教就必须能够呼吁诉求于最普遍的人类人格，同时，在人的身上形成一种充分的帮助力量，使他能够做他所想、所梦、所愿的事。如果太阳只能对幼芽说："长到六英寸高，然后我来帮助你。"或者说："我会帮助玫瑰和大丽花，但草和卷心菜这些普通的东西必须自己照顾好自己。"那么，太阳的温暖对植物又有什么价值呢？如果阳光不能触及万物，不能使万物生机勃勃，那它就根本不是阳光，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小丑，他以为自己的灯笼和荆棘丛就是月亮一样。他（小丑）可以化身扮演为月亮，永远扮演月亮；但月光之所以是月光，就在于他拥有月光的特质。因此，这个、那个或另一个体系都可以声称自己是真正的宗教。但决定性的问题是，它是否具备真正宗教的特质，是否能够发挥真正宗教的作用？

我们已经看到，真正的宗教必须能够进入每个人的心中，然后在他的心中成为一种活出宗教的力量。除基督教外，没有其他宗教符合这些条件。它们都在其中一个方面或两个方面失败了。它们有的迎合了野心，有的迎合了骄傲，有的迎合了感性，有的迎合

了对世界的绝望，有的迎合了恐惧。有些则以不同的形式和程度将其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结合在一起。但没有一种宗教是人类的核心和普遍信仰。以知识为主要内容的宗教只能触及知识分子；以恐惧为主要内容的宗教只能触及迷信者和懦弱者；以此类推，所有宗教都是如此。它们都必须是片面的，因为它们都建立在只有一部分人类所拥有或受其支配的基础之上。

但爱是人类绝对普遍的属性。它不仅存在于每个人身上，而且是每个人的核心和主导。它主宰着每个人。什么是爱？有谁能命令爱？

人们还发现，这种普遍的人类之爱最容易呼唤出来。对于人类最底层的人的发展来说，（哲学）原则过于抽象。但是，爱一个人的能力却是（任何）人类从未缺乏的。如果能够找到一种宗教，将人类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原则、情感、热情，都囊括其中，那么，在对一个人的爱（对神的爱，以及对邻舍、同胞的爱）中，它（基督教）将满足最高的要求，以及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普世宗教所需的一切条件。追随向导（耶稣基督）的爱，虽然可能缺乏智慧和力量，但在将它与拥有一切的向导联系在一起的爱中，却拥有了它想要的一切。一个小孩子可能完全没有能力驾驶一艘从纽约到旧金山的船。然而，爱他的父亲，他所信任的父亲，与他一起航行，会给他带来和航海家一样安全的航程。尽管他（这个小孩子）很无知、很无能，但是，船体的木材、风帆、舵、罗盘、

象限仪、风和星星，都成为他信任的爱的仆人。

这就是基督教的特殊性，也是它的普世性。（在基督教里）任何会爱的人都能获得认识上帝所需的一切知识。基督，作为上帝在世人面前的显现，以其自身为人类的爱提供了一切最美好、最高贵、最高级、最好的东西。爱他并追随他的人（基督徒），虽然所知甚少，却能逐渐活出一切最好的东西。虽然他（基督徒）不是神学家，但他生活在最高的神学中。他（基督徒）虽不懂慈善事业，却活出了最真实的慈善事业。虽然他不懂政治经济学，但他却活出了最高的政治经济学。尽管他不是社会哲学家，但他为社会的最大利益而活。因此，所有的真理，所有的善，他都为之奋进，并在不知不觉中活出（真理与善）来。对最高智慧者的爱，以及来自最高智慧者的爱，使他能够得到很多恩赐、做到很多事情、成就许多事情。

因此，爱是人类的核心和指导原则，是普遍的，为所有国家、阶级、阶层和人所拥有，真正的宗教必须以此为诉求。基督教就是这样做的，没有其他宗教是这样做的。因此，它具有普遍性。既然它，也只有它，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它在这里就具有了无可挑剔的真理凭证。

不仅如此，我们还看到，它还具有绝对宗教的另一个基本特征，那就是，它应该能够把握人类的现状，并成为人类成长的重要力

量，使人类的完美人格得以实现。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向人类的心灵展示了一个完美而有吸引力的个人理想，这个理想能够吸引每一个人，同时，它对最高级和最优秀的人也同样具有吸引力和激励作用。因此，基督教的显著特点就在于把基督作为上帝对人类之爱的彰显。这种表现形式满足了我们所能形成的最高宗教概念的要求。它在人的心中成为一种热爱和追随至高者的力量。拿破仑说过："亚历山大、凯撒、查理曼和我本人都曾建立过帝国。但我们天才的创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武力。只有耶稣基督将他的帝国建立在爱的基础上；此时此刻，千百万人为他而死。我在我的时间之前死去，我的身体将被送回人间，成为虫子的食物。这就是被称为伟大的拿破仑。在我深重的苦难与基督永恒的国度之间，是多么大的鸿沟啊！基督的国度被宣扬、被爱戴、被崇拜，它的国度遍布整个地球！"

==========

==========

==========

==========

==========

==========

==========

==========

==========

===

第 VI 章.

基督教是一种实现人格的力量

1.这是一种吸引世人的注意力和保持世人兴趣的力量。耶稣说："我若被举起，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他的这种吸引人的力量是基督教中最奇妙的事情之一。你是否曾静下心来思考过这句话，以领会它的意义？

孔子、苏格拉底、穆罕默德--这些人对人类没有这样的个人影响力。我们追随他们的生涯，阅读他们的格言，然后把他们作为人类的一分子放在一边，因为他们像我们自己一样可以理解。我们并不觉得他们是什么人、做过什么事、说过什么话对我们而言有什么重要意义或实际意义。对他们的兴趣纯粹是历史性的。但是，基督却总是崭新地出现在我们面前，对我们的好奇心来说，他是一个难以读懂的现象，对我们的道德感来说，他是一个永恒的挑战。我们无法将他搁置一边。他的形象萦绕在我们心头；暗示着，我们了解他对我们的要求、以及这些要求的依据，具有无限重要的意义。

基督对人类的第一种力量就是唤起人类的好奇心，你们一定不会

认为这是一件小事。除非基督教从这里开始，否则它就缺少了神圣的一个主要证据。如果我们能把它分类整理，束之高阁，那就大功告成了。就我们对它们的兴趣而言，普通池塘和海洋之间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可以绕着池塘走一圈，摸索一小时内就能了如指掌。海洋是一个永恒的谜。我们沿着它的边缘行走，它就会在我们脚下抛出一些新的礼物。我们在它的怀抱中航行，或在它的深海中掘进，它就会不断以新的方式表达它的无限。童年时，我们在它的岩石上嬉戏；年老时，我们又在它的岩石上嬉戏；同样的神秘之歌，或在悬崖峭壁上的雷声中汹涌澎湃，或在沙滩上的细微涟漪中婉转悠扬，用它迷人的力量牢牢地吸引着我们。

就像海洋、高山、童年、星空、人的生命和思想一样，基督教身上有着上帝无限的指印，它能够吸引世人的注意力，并使之亘古不变。它永远不会被解决，也不会被束之高阁，成为人类的过去。

2.它是对人类不完美的永久谴责。作为典范、作为理想、作为存在、作为守护者、作为伴侣，这是正确的。

所有不完美和错误的感觉都是通过比较和对比产生的。无论基督教在其他方面做了什么或没有做什么，它都在人类永恒意识的天堂中悬挂着一个无法企及的道德理想。它的卓越是如此光荣，它

的力量是如此无远弗届，以至于没有人能逃脱它，除非他是在黑暗中躲避阳光。″是光照亮了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

基督是衡量我们努力的楷模，事实上，世界上所有的道德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以此为标准。正如年轻的雕刻家用锤子和凿子工作，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转向他的模板，以纠正他的思想和指导他的打击，人们也转向基督。无论世人是否承认他的神圣起源和赐予，他们都认为他体现和代表了人类的美好道德品质。

作为纯洁和高尚的存在，他（耶稣基督）永远是罪的说服者。对于那些在他的教导和品格影响下接受过训练的人来说，他就像一个充满爱和责备的存在，萦绕在他们的心头。历史上的其他伟大人物也具有这种力量，这取决于他们的伟大和他们所体现的真理。亚历山大在他的阿基里斯身上受到荷马的影响。柏拉图走在苏格拉底的阴影下。因此，世界上所有的思想大师都发挥了一种奇特的恩惠或影响。

但是基督是这种力量的最高典范，因为他是世界的最高思想和核心。我们无法摆脱他的存在。如果我们不愿意走在光明中，而是选择地窖和洞穴，那么，即使在那里，一束不经意的光束穿过缝隙，或者上层光芒的明亮记忆，仍然会告诉我们，我们是多么黑暗和无趣。

作为上帝公义的化身，他（耶稣基督）必然成为我们生命的权威守护者。当他召唤我们远离邪恶，走向他自己的时候，他是带着上帝永恒不变的真理、正义和美丽的权威。

他是我不可分割的伴侣，他责备我，给我定罪。他审视着我，就像有人拿着蜡烛走过我的灵魂之室，鉴察每一个未曾扫过的角落，看到每一幅肮脏的图画，揭开每一个隐藏的财产。爱与敬畏融为一体。在我看来，他总是那么纯洁和高尚。现在，当我坐下来写作，或者当我走在书房里，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在我灵魂深处的爱的陪伴，以至于我为自己曾经的一切想法和行为感到羞愧，因为我觉得他一定会不同意的。基督就是以这样一位慈爱的兄弟的身份出现在每个人的灵魂深处。所有接受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的存在。他以慈爱的责备和得胜的劝告，以毫无玷污的陪伴谴责我们的罪，将我们的羞愧和自责转化为更好生活的动力。

因此，作为道德信念的力量，基督是完美的。在绝对宗教的这部分工作中，没有比这更高的了。

3.基督这个人是基督教的核心力量，也具有在人身上创造新生命的无穷力量。

基督的这种力量就像春天太阳的力量。太阳仅仅通过笼罩大地，照耀大地，就驱走了冬天，带来了六月的美丽和荣耀。三月暴风雨的肆虐和三月狂风的肆虐，不过是唤醒和催生力量的结果，而这种（暖阳的）力量将摧毁它们。季节可能会停滞不前，甚至似乎要倒退，但高高在上的太阳让我们确信，霜的统治已经被打破；春芽的气息很快就会弥漫在空气中。因此，"上帝的荣光在耶稣基督的脸上"永远照耀着人类世界。在它的力量之下，冰冷的冷漠融化了，疑云消散了，新的生命从过去的死亡和腐朽中涌现出来，而花园的青翠和芬芳取代了昔日的荒漠。

没有任何一种制度能提供个人亲身之爱作为人格再生的力量。在亚历山大或拿破仑这样的世俗英雄面前，人们被其成就的荣耀、声望的辉煌或军队生活的吸引力和刺激所吸引--也许有少数人是被个人崇拜所吸引--跟随亚历山大进入亚洲，或跟随拿破仑翻越阿尔卑斯山。但是，基督是历史上第一位伟大的领袖，他以个人亲身之爱的力量，吸引成千上万的人摆脱最迷人的（肉体血气的）激情和最深重的罪孽。他不仅体现了最严格的道德纯洁，还为道德纯洁披上了让世人追随的魅力。他显明了人类心灵的秘密，并将其与自己的心灵进行磁性共鸣，以至于在所有的变化和振动中，人类的心灵越来越靠近他的美善。

据说，每一座建筑都有其内在结构性的某个音调，因此，谁能发现并奏响它的和弦，谁就能随心所欲地控制它。基督掌握着人类

的基调，只要他用神圣的音乐一触，就能让人类的心灵随之激动和振动。再次引用拿破仑的话："基督一开口，世世代代的人便通过比血缘关系更严格、更紧密的纽带，通过所有纽带中最神圣、最不可分割的联结，成为了他的子民。他点燃了爱的火焰，这火焰吞噬了自爱，战胜了其他一切爱。因此，基督最伟大的奇迹无疑是仁爱的统治"。

对于人的本性和生活中的罪性、罪行、错谬，基督的爱显示了它连根拔起、征服和摧毁的力量。这不是靠武力，因为武力与爱不相称；也不是靠恐惧，因为有些人不容易接受；也不仅是靠劝诫谨慎，因为劝诫谨慎会使人更加谨慎拘谨。

而是，这是一种新的爱的控制力和提升力，它能够影响所有人，像太阳遮住星星一样，吞噬一切较小的吸引力。

只要它（基督教）能获得普遍的接纳，它就能从所有人的心中铲除一切罪恶。但是，（罪人的）意志却挡住了这扇门。如果它（基督教）试图用机械的力量来工作，就会因此推翻自己的主张。穆罕默德可以用弯刀将他的信条强行灌输到人们的心中，但他们（穆斯林）并不会变得更好。仪式主义可以将人们驱赶到它的围墙之内，教他们念它的教条，而（仅凭头脑中的教条）他们也不会变得更好。因为所有的道德行为都必须是自由选择的行为，机械的力量与人的性格（人格）毫无关系。基督可以用雷电轰击，也可

以用神迹威慑；但他不是这样拯救人们脱离罪恶的。作为人类和人类行动的本质，人类的宗教必须是道德原因和道德结果的宗教。

---

4. 对基督的个人之爱是人的个体生命中无止境的进步的力量。这种说法并不是针对围绕基督教发展起来的许多制度，也不是针对基督教作为一种体系所附着的附加物。只有摒弃其中的许多东西，基督教自身才能进步。基督的个人亲身之爱才是无尽进步的力量。他高不可攀的理想引领着世界，而且必须永远引领着世界。门徒们仰望着他，称他为 ″夫子″，这证明了他的主张是正确的，他说：″你们称我为夫子和主，你们说得好；因为我是这样的″。从那以后的每一个世纪，人们都仰望着他说 ″主人和主″。因为人类在任何世界之外所触及的最高水位，只有通过与他的比较，才能看出他的独特之处。我们说，这个人表现出了基督的一些温柔和温顺：那个人表现出了他的一些奇妙的纯洁；另一个人表现出了他的一些神圣的仁慈；第四个人表现出了他的一些广阔的、世界性的优越性，而不是国家和部门的划分。但是，没有人敢声称自己与他平等；更不用说，他完成了、成就了所有的一切。

超越或抛开基督的道德理想的想法太荒谬了，无法驳斥。（这就如同），船长也可能会（荒谬地）想到超越自己的天际线并将其抛在后面。古老的地标可能会后退和消失，熟悉的星座可能会在

天空中沉没，新的大陆、新的气候和陌生的文明可能会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天际线永远在前进、环绕和容纳它们。因此，人类可以在茫茫大海中航行。

这就是我们的世界。古老的岬角可能会沉没，熟悉的形式可能会消失在渐行渐远的远方，新的和陌生的文明以及生活和活动形式可能会出现、发展、沉没，然后也会消失，并再次为新的文明和活动形式所取代。但基督的理想仍将像天空一样广阔，像天堂一样宏伟。它将是人类航行的无边无际的海洋，是人类呼吸的无边无际的大气层，是将人类置于其中并使其获得自由的无边无际的空间。

然而，这种理想的效果是如此奇妙，它非但没有让我们感到它永远无法实现，反而让我们对无止境的进步充满信心和期待。这也是一种神圣的适应。人就是这样一种存在，如果实现了他所能实现的一切，并因此而停滞不前，那将是一种痛苦。如果要想不朽，就必须有不朽的进步空间。而这只有在深不可测、遥不可及的理想中才能找到。因此，当基督触及我们人性的一面时，他的生命仍应向无限延伸，彰显他的一切，这才是最合适的。如果基督教不这样做，它就不可能是真正的基督教。

现在，我们从这一章中得到了什么？我们发现，基督教不同于其他任何体系或宗教，它诉诸于人的普遍性，并作为新生命的力量

降临到所有愿意接受它的人身上。它不仅带来理论，而且将理论转化为事实。它不仅提供了一种理想，而且使这种理想成为一种生活。它不仅告诉人们该做什么和成为什么样的人，还帮助他们去做和成为这样的人。它不仅来到病人身边，告诉他健康的意义，而且使他康复。它不仅勾勒出真正的人格形象，而且逐步创造出这种形象。

==========

==========

==========

==========

==========

==========

==========

==========

==========